

曾国藩

儒雅的血性

[美] 黑尔 (Hail W.J.) 著
杨欢 编译

一介书生，组建湘军，
将必亲选，兵必自招，勤练精训，忠信仁礼，
超越八旗与绿营劲旅，打败太平天国主力军。
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即倒！
东南半壁无主时，手握兵权不称帝。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曾国藩

儒雅的血性

「美」黑尔◎著
Hail W. J.

杨欢◎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儒雅的血性 / (美) 黑尔 (Hail, W. J.) 著；
杨欢编译.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7-5392-5399-2

I. ①曾… II. ①黑… ②杨… III. ①曾国藩 (1811-
1872) — 人物研究 IV. ①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1323 号

曾国藩：儒雅的血性
ZENG GUOFAN RUYA DE XUEXING

(美) 黑尔 (Hail, W. J.) / 著 杨欢 / 编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本 21 印张 字数 308 千字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5399-2

定价：39.8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JXJYCBS@163.com

来稿电话：0791-86705643

网址：<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 -02-2016-589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想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历史，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因为目前西方人只是从中国并不完整的编年史概要中来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事实上，我们已掌握了大量可靠的资料，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历史，并供该领域的学者从事相关研究。这和中国的绘画艺术如出一辙，如今许多艺术专业的学生也通过很多资料对中国绘画的美感和价值有所了解。对于下一代人而言，这项任务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挑战。

黑尔博士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只是一个发端，但这项研究是黑尔博士将西方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中国史料的一个成功典范。如果黑尔博士没有具备处理问题和理解语言的双重能力，那他也不可能取得像这本书这样大的成就。无论对于中国学术界，还是对于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这本书都有着重大意义。在探究太平天国运动的相关证据并对其展开客观论述时，黑尔博士采用了一种与中国人惯有的叙述方式不同的手法，展现了这场运动的历史。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黑尔在中国居住、学习了 20 个年头，这段经历让他拥有了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并磨砺了准确的判断力。

一直以来，学界对清政府心怀偏见，相关著作中鲜少能见到对清廷官员的褒奖之词。在这本书里，黑尔博士保持了公允的态度，这种不偏不倚

的方式让人们对他们所持有的偏见产生了动摇，同时也让他们开始怀疑“外国人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这种无稽之谈。

这场声势浩大的造反运动爆发于 19 世纪中叶，无论是就其重要性还是从其受到镇压的程度而言，其意义一直以来都未得到恰当的评价。在亚洲，也曾有过像它一样声势浩大、极具破坏性的造反运动，但如果非要找到一场像太平天国运动一样规模巨大，而且遭到一位极具组织领导才能的天才彻底镇压的运动，那就不得不回溯到大流士时期或哈夏时期。

太平天国运动的最终失败表明，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多年以来，人们处于腐败无能的官员的统治之下，社会秩序逐渐失控，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一些文官的呼吁之下艰难地组建起一支民兵志愿军。在与太平军进行了无数次疯狂的正面交锋后，这支志愿军最终将其彻底击溃。

曾国藩是这个计划的提议者，在现代历史中几乎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的人。黑尔博士将他比作华盛顿，因为二者拥有颇为相似的性格特征。然而，这位美国的英雄为美国赢得了伟大的独立，并成了国家首脑，而曾国藩的忠诚和奉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对大清帝国忠心耿耿，尽全力去挽救那个最终被证明并不值得被挽救的王朝。他是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忠义之士，却并不为世人所知。本书致力于向世界展现这位具有献身精神的完人，这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潜力。

F. W. 威廉斯于耶鲁大学

导 言

曾国藩——远东的华盛顿

在很多研究世界历史事件的评论家看来，19 世纪发生的任何灾难性事件，就其悲惨性与破坏性而言，没有任何一场能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提并论。几百个县城被反反复复地占领，交战双方各有胜负，中国被抢劫与屠杀所充斥。大城市成了一片废墟，曾经肥沃的土地成了荒漠。这场运动以推翻清王朝、摧毁大清帝国为目标，伤亡惨重的血战和大屠杀时常发生。在 1882 年末，S.W. 威廉斯在他的著作《中央王国》中提到了这群太平军：

他们的出现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只有不幸伴随左右。他们不曾试图修缮被毁坏之物，保护古迹遗产，或是偿还他们盗窃的东西。他们所经之处，野兽横行，在已经一片废墟的城镇里筑起窝巢。原本熙熙攘攘的小镇，如今只回荡着野鸡腾空飞起的声音。人们曾辛勤耕耘的土地，如今已被荒草覆盖。损失的白银金额高达数千万两，幸存者们的贫困潦倒，只能忍受着巨大病痛日复一日的折磨。此外，根据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估计，1851 年至 1865 年期间，共有 2000 万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丧命。

清政府权力分散，官员腐败无能，才导致这场运动在中国的国土上大肆蔓延。而太平军最终失败，是因为从 1853 年至 1858 年期间，他们群龙无首，同时又遭到曾国藩竭尽全力的镇压。如今，中国现代史已把曾国藩赢得的荣誉还给了他，但外国评论家却仍过分关注那一支由外国人训练和指挥的小部队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价值。这支部队约 3000 人，由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组建的，后来由戈登指挥。他们将这支部队称为“常胜军”，戈登也被视为圣人，却忽略了这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中真正的英雄。

如果我们忽略了曾国藩所做的巨大贡献，而将所有的荣耀都归功于戈登与李鸿章，那确实太不公平。曾国藩克服了中国千百年来行政管理中存在的弊病，在少有人与之合作，缺乏军饷（十多年来的军费总支出总计仅 2100 万两银子），而他本人对军事和兵法知之甚少的情況下，凭借着清晰的思维、持久的耐力、谨慎的态度最终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他从不担心他人会掩盖他的光芒，甚至不惜将荣誉的桂冠拱手让人，他努力地将能人异士聚集在他身边，用他们的才能来弥补自己在军事上的不足。曾国藩崇尚儒学，努力将孔圣人所倡导的德行贯彻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当中，绝不愿背离传统之道，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会有损颜面。那个时代人们之间尔虞我诈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而他却仍能做到直言不讳、真诚坦率。

据我所知，一位日本的传记作家已经先我一步，将曾国藩比作乔治·华盛顿，而不是比作拿破仑。诚然，曾国藩就是远东地区的华盛顿，他充分发挥个人优势，将理性的判断和良知贯穿于始终，才通过多年的战斗最终以弱胜强，使中国免于分裂与毁灭的厄运。中国当代政治评论家梁启超说，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寥寥无几。如果这个赞誉过高了，那么至少放眼 19 世纪，他可以当之无愧地归入伟人之列。

在新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人们对君主专制及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都十分排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尖锐的声音，指责曾国藩拥戴异族的统治，

并支持绝对的君主专制。然而距离曾国藩去世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如果我们用现在同胞所倡导的民主共和的思想来裁判他，是否有失公允？难道我们不应该回到大清王朝，去倾听一下曾国藩为国为民所发出的声音、所传达的信念吗？

年轻的批评家对君主专制厌恶至极，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当时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捍卫整个帝国的完整，那么它很可能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分崩离析。更何况，当时西方列强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帝国，它也很可能会落入外国人手中。中国一直在动乱中维持着独立和统一，直到西方国家最终采取了干涉政策，协助曾国藩一起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这本书是为了获取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而撰写的学位论文，起初论文只涉及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后来为了使其更加完整，我又加入了一些内容，概述了曾国藩人生最后七年的生活。这主要包括他为了镇压捻军所做的准备，以及他就任金陵和直隶总督的经历，也正是因为他为镇压捻军做了充分的准备，李鸿章才能快速将其镇压。我还从他所写的大量信函中搜集并整理出了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此外，我还增添了一章专门介绍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政府，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太平天国运动是如何从星星之火逐渐壮大，最终成为燎原之势的。为了日后再做修改，我还删除了许多与作战有关的细节。

中国的人名和地名很难用拉丁字母注音，现在同时存在着好几个注音系统。对于地名，我尽量按照邮局列表上的名单来注音；对于其他名称，我则采用威妥玛氏拼音法。但是，人名和地名中都有有一些例外。一些名称已有约定俗成的拼法，如进行改动，则有卖弄学识之嫌。

如果这本书能帮助西方国家更清楚地了解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一生都致力于镇压这场运动的曾国藩，作者将备感欣慰。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头。这一时期，对外关系对中国的意义越来越重大，因此需要对这一时期的中

文文献进行更加细致、审慎的研究和考察。长期以来，我们仅从西方国家的视角来研究这一时期，仅仅这样做，根本不足以确切了解历史的全貌。

我要对耶鲁大学的 F.W. 威廉斯教授致以真诚的谢意，从他那里我借到了十分珍贵的典册和史料文献，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该项研究，修订过程中也得到了他非常多宝贵的建议。我还要感谢 F. 浅川教授，在研究的翻译工作中他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帮助。此外还有长沙的 G.G. 沃伦牧师，在一些章节的修改中也给我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还有耶鲁中国分院的左福（音译。——译注）与其他成员，在中文材料的处理工作中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

黑尔（Hail, W.J.）

1926 年 11 月于中国，长沙



目录

第一章	满人治下的中国政府·····	1
第二章	拜上帝会的组织·····	23
第三章	已被抹杀的领袖·····	41
第四章	从广西到北京·····	61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宗教·····	73
第六章	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情况·····	93
第七章	曾国藩出山及新军的组建·····	111
第八章	湘军出征·····	127
第九章	太平天国内讧与清廷的失望·····	145
第十章	进军安徽·····	161
第十一章	攻克安庆及战争的重组·····	181
第十二章	外国人与太平军·····	193
第十三章	金陵争夺战及太平军的崩溃·····	215
第十四章	两江总督任上与剿捻·····	235
第十五章	直隶总督任上和曾国藩的晚年·····	243
第十六章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261
第十七章	结语·····	285
参考书目·····		292

第一章

满人治下的中国政府



1.军事

时值太平天国运动萌芽阶段，一些潜匪或宗教狂热者势力正在蠢蠢欲动，但他们的力量过于弱小，别说威胁到大清帝国，甚至连扰动清王朝一个省的局势都很困难。人们寄希望于清廷当局能肃清这些不法势力。然则，面对这些在湘南、广东和广西农村地区肆意蹂躏、鱼肉百姓的不法团伙，清廷当局似乎完全瘫痪、束手无策。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两广总督手握重兵，除去军官外，还有8.9万余名士兵，其中广西22 532名，广东66 907名。虽然这些士兵中有55 401人是为了驻防或执行警务而专门征募的，饶是如此，剩下的3.4万余名步兵和骑兵仍足以组成一支不容小觑的野战队，其实力消灭当时国内所有的匪帮都绰绰有余。^[1]

那么，清廷官兵为何如此外强中干？究其原因，是因为清廷实行的是文官政府和军队管理分权而治的模式。军事管理方面，清廷的军队分为两套独立的系统，即八旗和绿营，二者是按照截然不同的原则组建而成的部队并享有不同的特权。

早在1614年，满人发动推翻明朝前夕，他们的武装力量分为8个师，每个师约为7500人，并由一名都统统一指挥。每个师分为5个团，每个团为1500人；每个团分为5个营，每个营300人。^[2]这8个师就是清廷八旗部队的核心，只不过日后的八旗结构庞大，囊括了所有满人。^[3]

满人向明王朝发动战争，得到了蒙古军队和汉人军队的援助。随着明王朝的覆灭和清王朝的建立，当时向满人施以援手的这两只军队中的很多人都被八旗吸收。起初，这两只军队的人和满人混杂在一起，但随着他们的人数日益壮大，为了便于管理，清廷决定为他们编排各自的队伍。1635年，蒙古人被编入八旗部队，即蒙古八旗，总计16 840人；7年之后，汉人也被编入八旗，即汉军八旗，总计24 050人。^[4]清廷建立之初，八旗武装的总兵力为10万人，他们是清廷占领军的核心力量，履行着保卫皇宫、京城、直隶省乃至守卫北部和西北部边境的职责。之后他们的人数逐渐壮大并增至20多万，他们中大多数驻扎在东北、新疆和直隶。^[5]清王朝的八旗部队采取世袭制度。

显然，如此部署兵力的首要目的是为了防范蒙古和新疆武装势力的进攻，守卫东北和直隶省。为了守卫京城，直隶驻军在京城四面构建了一圈防线；而驻扎在陕西、甘肃和山西等省份的军队则发挥前哨的作用。除云贵等边陲之地外，驻军一般被部署在总督所驻节的省份。^[6]广西、湖南、江西与安徽只设有巡抚，不设旗营；河南、山东和四川的驻军兵力也较少。例如，开封的驻军人数不足1000；山东有两座军营，分别在青州和德州，共屯驻了约2600名官兵；而幅员辽阔的四川境内，仅有2528名士兵和222名军官驻扎在成都军营。^[7]

长江沿岸的驻军情况有所不同。清政府深谙控制大江水道的重要性，在湖北荆州驻扎旗营、设有重兵，这样一来，不仅能控制住出入四川的关口，还能镇压湖广地区，可谓一举多得。此外，在金陵和京口也驻有旗营。以上三处旗营的驻军人数分别为荆州516名军官、6292名士兵；金陵369名军官、3122名士兵；京口147名军官、1596名士兵。

浙江和福建这两个沿海身份由两名鞑靼将军控制：一位驻节福州，率领270名军官和1970名士兵，另有海军陆战队的驻军包括104名军官和1526名士兵驻扎乍浦；另一位率领一支由209名军官和2000名士兵组成的陆地驻军，

此外还有一支小型陆战队的营房，包括475名士兵和39名军官。广东省的总兵力包括249名军官和4599名士兵，全部驻扎在广州。^[8]

除山东与河南外，各省所有旗营部队的指挥权都在鞑靼将军的手中。鞑靼将军的级别高于总督，直接对京城负责，不过部队的给养必须由所在省的政府提供。河南与山东两省没有鞑靼将军，由比巡抚低一级的旗人军官指挥。在北京，旗人由一个由24名都统或副将组成的特殊班子领导，每个领导成员代表24旗之一，服从兵部指挥。

构成世袭阶级的八旗子弟是这支武装力量的成员，他们被分为两类，有内外之别。所谓“内”，指的是被特别指派为皇室与王室效力；所谓“外”，指的是在宫外服务于军队或文官政府。事实上，满人中的每一位成年男性都以某种方式注册于八旗制度之下，他们或者是军人，或者是文职雇员。每一个籍隶上三旗的满人，不论是否在政府中任职，都会得到赡养费；^[9]而下五旗的满人则只有在实际担任编制内的职务或作为编外人员任职时才会拿到薪俸。

现在我们对满人武装力量的性质已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首都或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它是大清帝国最有力的依靠，这种职能为它带来了若干声望。在内地省份，它是作为维护当地统一的独立驻军，隶属于另一套指挥系统的控制之下，随时随地准备着组织或扑灭总督或巡抚在其驻节之地造反的苗头，但其实力不足以参与战争。在这些内地省份，这些旗人“实际上是荣誉的囚犯，他们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城墙之内，被敌视他们的军民包围着。除了本族语言外，旗人还要学会当地方言，不然哪怕上街去买棵白菜都会出现交流障碍。而那些名义上凌驾于汉军总督之上的鞑靼将军因为生性嗜酒，经常被人们蔑称为‘酒鬼’”。^[10]当然了，这种绝对化的说法有失偏颇，帕克自己也承认，少数杰出的鞑靼将军是真正勇敢的军人，但他的描述大致上符合事实。

我们确实没有夸大旗营的无能，无论是作为战斗性部队，还是作为防

御性武装，它们都显得不堪一击。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1853年太平军攻占金陵时，^[11]该城光是拿朝廷俸禄的满人武装驻军兵力就多达5106人，城内总计成年人口为2万到3万。虽然太平军攻打到外城墙时遭到了汉人官兵象征性的抵抗，但很快太平军就破城而入，直攻鞑靼内城中的满人。密迪乐记述了这次战争的情况：^[12]

这些满人必须拼死一战，为了一贯对他们有恩的皇室，为了他们的民族荣誉，为了他们自己及家中妻儿的性命，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点。天王已经公开宣称，消灭“清妖”是他使命中的首要任务。因此，满人也会为了自保而殊死一战。然而，他们并没有像人们料想中那样伸出拳头，似乎太平军来势汹汹的进攻形式和对清廷根深蒂固的仇恨已经剥夺了他们全部的心智、勇气与力量。这些满人官兵只能跪伏在地，嘴中高喊着“天王饶命，天王饶命”，向太平军首领求饶。……后来有参与此次攻城之战的太平军回忆，城内无论男女老幼，无人得以赦免。

较之内地各省驻军的旗营，直隶旗营是否真的更优秀一些？答案恐怕不尽如人意。金陵陷落后，一支人数较少的太平军部队奉命北上。当他们抵达直隶省边界时，清廷皇帝不得不派蒙古部落的军队在无敌首领僧格林沁指挥下火速救援天津。^[13]换句话说，如果旗人善于作战，他们就应该能在直隶打败太平军。旗营武装尽管无能，却几乎榨干了该省的财政收入。威妥玛绘制了一份详细的表格，^[14]表格显示中国内地旗营官兵的薪俸和津贴总额每年高达1378.502万两^[15]如果把东北、伊犁与新疆都计算在内，则是将近1600万两银子。如果帕克的数据表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数字就是清朝廷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一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16]

说完旗营，再来看汉人的部队。一开始，我们就发现它与旗营大不相同。汉人部队的官兵是由全国各地自愿参军的人组成的。军官可以是满人，也可以是汉人，士兵则是本地人，平均分布于18个行省。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将汉人部队视为一支国军。虽然北京确实掌握着任命高级军官的

权利，但是所任命的军官一旦走上了指挥岗位，将全权指挥他手下的士兵，实际上他们形成了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但由于还有一套错综复杂的监督和平衡体系的存在，他们还要依赖于该省的其他军官和文职官员。当然，这一体系与西方国军的指挥系统体系是不对应的。

这支汉人武装名叫绿营，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满人入驻中原前与明朝廷争权夺利的时期。和旗营一样，绿营建制也以7500人为基础，组成一个大单位。绿营下面的小单位是否与旗营完全对应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确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知道，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时，手下掌握有至少3个汉人军，总数不低于15万人。在汉人将领的指挥下，汉人军队为顺治帝在各省战斗。^[17]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军队中的有些汉人被吸收到了八旗之内，但还有很多人留在了八旗之外，构成了绿营的核心力量。在清王朝开创之初，四位曾经援助过满人的汉人将领都被分封以藩王，他们分别是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与孔有德，清廷在华南地区的云南、广东、福建和广西，分别赐给他们三人采邑。^[18]

在吴三桂和另外两位藩王的策动和领导下，1673年云南、广东和福建爆发了叛乱。他们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控制住了华南、华西，以及华北的部分地区。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他们一个翻盘的绝佳时机，很快他们就遇到了人生中的劲敌——年轻而骁勇非凡的康熙帝。吴三桂和康熙帝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战争，直到1678年吴三桂在围攻湖南永兴时生病身亡，这场长达数年的叛乱才逐渐平息。但是这场叛乱对清廷政局造成了深重的影响，清廷为了一劳永逸，有效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改革了在汉人地区的政府构架，简单说来就是分散权利，将一个省的权力分散给文官和武官，并在同一组官员中又将权力分散地交给不同级别的官员。^[19]

在康熙及其后继皇帝们的治下，这种政治框架得到了发展，各个省份都将文武大权分别交给至少2到3个权力中心，多的甚至分解为8到10个权力中心。在军事方面，督抚通过对本省财政的控制，对该省的所有部队都有

间接的控制权，但他们每人只能直接指挥5000到6000名护卫他的士兵。

鞑靼将军驻扎在总督驻节的省会城市或附近地区，手中掌握着与总督大致相等的兵力来制衡他，并在国都中居于比他更高的职位。同样，巡抚也受到省级最高军事长官提督的制约，提督拥有全省武装力量的指挥权，在军队中与巡抚同级。提督偶尔也驻节于省会城市，但更多的情况是驻节于该省其他地区的大城市。这三大独立的指挥系统，即督抚系、鞑靼将军系和提督系共同构成了三大独立又互相制约的组织体系。

然而事实上，就连提督也会觉得他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下级军官总兵，即师长们的牵制。尽管下级军官总兵在理论上要接受提督的命令，而且只有通过提督才能与京城的兵部进行沟通，但事实上他们受到的只是督促，而非指令。实际上，他们驻扎在不同的地方，已然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单位。他们的部队分布在各个战略要地，驻扎在各个主要的城镇及商业中心，他们经常与各个级别的文官打交道并与之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因此，这些小部队对低级别的文官而言意义重大，他们维护当地局势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小部队。因此，虽然清廷有心要将这些分散的小部队集结成大部队，但这一决定无疑会让地方当局的文官政府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比如1847年到1850年期间广西盗匪蜂拥而起时的困境。所以即使清廷向下发布调令，文官政府也不愿意把驻军放走，因而时常对上级调令拖延不办。

中部省份地区，绿营部队还存在其他纠纷，即粮运总指挥统治着大运河，而河督控制着长江与黄河，他们麾下都有绿营兵。

在康熙看来，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体制。事实上，这一体制只有在各文武指挥官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正常运转。但事实上，这违反了人的天性，各指挥官绝不可能毫无嫌隙地同舟共济、亲密合作。不过另一方面，这种体系也保证了地方武装力量无法合谋对抗北京，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个体制效果绝佳。